

隋唐演義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隋唐演義

三

(清)緒人獲侯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雪草堂里訂通俗隋唐演義卷之九

第四十一回

李玄遂窮途定角

秦叔寶脫陷樂



詞曰

人世飄蓬形影一霎赤繩相訂堪笑結冤仇到處藏機
設弄思省思省莫把雄心狂逞

右調如夢令

自來朋友的遇合與妻孥之匹配總是前世的孽緣註定豈
以貧賤起見亦不以存亡易心這方纔是真朋友真骨肉然
其中冤家路窄敵國仇讐胸中機械刀下招主都是天公早

已安排遲一日不可早一日不能恰好巧合一時方話柄
如今再說王伯當李玄邃郗元真三人別了孫安祖日夕禮
行離瓦崗尚有一二百餘里那日衆人走得又飢又渴
只見山坳裏有一座人家門前茂林修竹側首水亭斜插臨
流映照光景清幽王伯當道前途去客店尚遠我們何不就
在這裏弄些東西喫了再走未遲衆人道這箇使得李玄邃
正要進門去問見一箇十七八歲的女子手裏提着一籃桑
葉身上穿一件楚楚的藍布青衫腰間束着一條倩倩的素
紬裙子一方皂絹兜着頭兒見了人也不驚慌也不踟躕真
箇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怎見得有謁金門詞一首

真無價不倩烟描月畫白白青青嬌欲化燕妬鶯兒怕
不獨欺班羞謝別有文情蘊籍霎時相遇驚人詫說甚雄
心罷

那女子一步步移着三寸金蓮走將進去玄邃看見驚訝道
奇哉此非苧蘿山下何以有此麗人耶王伯當道天下佳人
儘有非吾輩此時所宜正說時只見裏面走出一箇老者來
見三人拱立門首便舉手問道諸公何來王伯當道我等因
貪走路未用朝食不料至此腹中飢餒意欲暫借尊府聊治
一餐自當奉酬老者道既如此請到裏邊人走到草堂
中來重新敘禮過老者道野人粗糲之食不足以待尊客如

何說了老者進去取了一壺茶幾箇茶甌拉衆人到水亭上

去坐下李玄邃道老翁上姓有幾位令郎老者答道老漢姓

王向居長安因時事顛倒故遷至此地太平庄來四五年矣

只有兩箇小犬一箇小女那元真道令郎作何生理如今可

在家麼老者道不要說起昏主又要開河又要修城兩箇兒

子多逼去做工了兩三年沒有回來不知死活存亡老者一

頭說一頭落下幾點淚來衆人正歎時見對岸一條大漢走

來老者看見遙對他道好了你回來了麼衆人道是令郎麼

老者道不是是舍姪只見那漢轉進水亭上來見了老者納

凜凜王伯當仔細一認。偏道原來是。大哥。那漢見了喜道。原來是長兄。到此。玄邃忙問。是何相識。伯當道。他叫做王當仁。昔年弟在江湖上。做些賣買。就認爲同宗。深相契合。不意闊別數年。至今日方會。王當仁問起二人姓名。伯當一一指示。王當仁見說大喜。忙對李玄邃拜將下去。道。小弟久慕公子大名。無由一見。今日至此。豈非天意乎。玄邃答禮道。小弟餘生之人。何勞吾兄注念。老者叫王當仁同進去了。一回托出一大盤肴饌。老者捧着一壺酒。說道。荒村野徑。無物敬奉。列位英雄。奈何衆人道。打賭不當。大家坐定了。王伯當道。二哥你一向作何生業。在何處浪遊。王當仁道。小弟此身猶如萍。

梗走遍天涯。竟找不出一箇可以託得肝膽的。李玄邃道。兄在那幾處遊過。王當仁道。近則張金稱。高士達。遠則孫宣雅。盧明月。俱有城壕占據。總未逢大敵。苟延殘喘。不知兄等從何處來。今欲往何處去。王伯當將玄邃等犯罪起解。店中設計脫陷。一一說了。王當仁道。怪道五六日前有人說道。梁郡白酒村陳家店裏。被蒙汗藥。藥倒了七八箇。解差逃走了。四箇軍犯。如今連店主人都不見了。地方申報官司。正在那裏行文緝捕。原來就是兄等。今將從何處去。王伯當又把翟讓在瓦崗聚義。要迎請玄邃兄去同事。王當仁道。若公子肯聚眾舉事。弟雖無能。亦願追隨。驥尾老者舉盃道。諸賢豪請奉

一盃酒。老漢有一句話要奉告衆人道。願聞。老者道。老漢有一小女名喚雪兒。年已十七。尚未字人。自幼不喜女工。性耽翰墨。兼且敏慧異常。頗時音律。意欲奉與公子權爲箕箒。未知公子可容納否。李立遠道蒙老伯錯愛。但李密身如飄蓬。四海爲家。何暇計及家室。老漢道。不是這等說。自來英雄豪傑。沒有箇無家室的。昔晉文公與狄女有十年之約。與齊女有五年之離。後都歡合。遂成佳話。我小女原不肯輕易適人的。因剛纔採桑回來。瞥見諸公進內。盛稱穿綠的一位儀表不凡。老漢知他屬意。故此相告。衆人見說。始知就是剛纔所見女子。大家說道。旣承老翁美意。李兄不必推却。王富仁道。

只須公子留一信物爲定。不的幾時來取舍妹去。便了。李立
還不得已。只得解條上一雙玉環來奉與老者。老者收了。進
去也將雪兒頭上一隻小金釵贈與玄邃收了。又道小女終
身總屬公子。老漢不敢更爲叮嚀。今晚且住在這裏一宵。
日早行何如。衆人撇不過他叔姪兩人之情。只得住了一宵。
來朝五更時分。就起身告別。老者同當仁送了二三里路。當
仁對李玄邃道。小弟不要追隨去。去。奈二弟尚未回家。俟
有一箇回來。弟卽星夜至瓦崗相聚。大家酒淚分別。正是
丈夫不得志。
漂泊似雲泥。

如今且謾說李玄邃投奔瓦崗。翟讓處聚義。再說秦叔寶做

了來總管的先鋒。用計智取了泃水。暗渡遼河。兵入平壤。殺他大將一員。乙支文禮來總管具表奏聞。專候大兵前來。夾攻平壤。踏平麗國。煬帝得奏大喜。賜勅褒諭。進來護兒。衛國公秦瓊。鷹揚。卽將勅催總帥宇文述于仲文。火速進兵。鴨綠江會同來護兒。合力進征。却說高麗國謀臣乙支文德。打聽宇文述于仲文。是箇好利之徒。餽送胡珠人參名馬貂皮禮物。二副詭計。請降宇文述。信以爲真。准其投降。許彼國王。面縛輿襯籍。一國地圖。投獻軍前。誰知乙支文德。詭出營來。設計在中途。紮住營。使他水陸兩軍。不能相顧。宇文述見乙支文德去了。方省悟其詐降。忙同兩箇兒子。宇文文化及。智及。領

兵一枝作先鋒前去追趕乙支文德着了被乙支文德詐敗誘入白石山四面伏兵齊起將宇文化及兄弟裹住在中間截殺正在酣鬪之時只聽得一陣鼓响林了內捲出一面紅旗大書秦字爲首一將素袍銀鎧使兩條簡殺入麗兵陣中東衝西突麗兵紛紛向山谷中飛竄乙支文德忙捨宇文化及來戰叔寶文德戰乏之人如何敵得住叔寶只得丟下金盔雜在小軍中逃命叔寶得了金盔并許多首級在來總管軍前報捷宇文化及也在那邊稱贊好一員將官虧了他解我之圍只見一員家將道小爺這正是咱家仇人哩化及失驚道怎是我家仇人家將道同年燈夜打死我家公子的就

是他智及道峨，正是打扮，雖不同容貌，與前日畫下的一般。器械又是這不消講了。兩人回營，見了宇文述，說起此事。宇文述道：他如今在來總管名下，怎生害他智及道孩兒？有一計：明日父親可發銀百兩，差官前去犒賞這廝部下。這廝必來謁謝，他前陣上挑得乙支文德金盔，父親只說他素與夷通得，盛放賊將來，立時斬首，比及來護兒知時，他與父親一殿之臣，何苦爲已死之人爭執？宇文述點頭道：這也有理。次日果然差下一箇旗牌，賁銀百兩，前到叔寶營中，獎他協戰有功。叔寶是花紅銀八兩，其餘將此百兩充牛酒之費，令其自行買辦。叔寶即時將銀兩分散，宴勞差官，他心裏明知與

宇文述有隙却欺他未必得知况月沒箇賞而不謝的理到
次日着朱猛守寨自與趙武陳奇兩箇把總竟至宇文營中
叩謝此時隋兵都在白石山下結營計議攻打平壤叔寶因
宇文述差人犒賞故先到宇文述營中營門口報進只見一
箇旗牌飛跑出來道元帥車令泰先鋒不必戎服冠帶相見
這是宇文述怕他戎裝相見掛甲帶劍近他不得故此傳令
叔寶終是直漢只道是優禮他便去披掛改作冠帶進見走
入帳前上邊坐着宇文述側邊站着他兩箇兒子下邊站着
許多將官都是盛甲叔寶與趙武等近前行一箇泰禮呈上
手本宇文述動也不動道聞得一箇會使雙簡的是泰瓊麼

叔寶答應一聲是只聽得宇文述道與我拿下說得一聲帳後搶出一千綁縛手將叔寶鷹拿雁抓的捆下叔寶雖勇寡敵衆終是力大衆人細縛他不定被他滿地滾去繩索掙斷了幾次口口聲聲道我有何罪趙陳二把總便跪上去道元帥在上秦先鋒屢建奇功來爺倚重的人不知有甚得罪在元帥臺下望乞寬恕宇文述道他久屯夷地與夷交通前日得乙支文德金盛放他逃去罪在不赦趙武道臨陣奪下現送來爺處報功若以疑似害一虎將恐失軍心且凡事求看來爺面上宇文智度道不干你事饒你死罪去罷又出帳下將校將兩箇把總一齊推出營來那趙武急欲回營帶些

精勇來法場搶殺對陳奇道你且在此看一下落我去就來
跨上馬如飛的去了這裏面秦叔寶大聲叫屈道無故殺害
忠良成何國法滾來滾去約有兩箇时辰拿他不定惱得宇
文智及道亂刀砍了這廝罷宇文述道這須要明正典刑擡
出去砍罷叫軍政司寫了犯由牌道通夷縱賊違誤軍機斬
犯一名秦瓊要扛他出營那裏扛得動俄延了大半箇日子
宇文文化及見營中都是自家將校又見秦叔寶不肯伏罪便
道秦瓊你是一箇漢子你記得仁壽四年燈夜的事麼今日
遇我父子料難得活了秦叔寶聽了此言便跳起來道罷罷
原來爲此我當日爲民除害你今爲子復仇我便還你這顆

頭罷只可惜親恩未報高麗未平去去隨你砍去遂挺身大
踏步走出營來不料趙武飛馬要去營中調兵恐緩不及事
行不上二三里恰好一彪軍乃是來周二總管來會宇文于
衛各大將趙武聽是來總管軍他打着馬趕進中軍見了來
總管滾鞍下馬道秦先鋒被宇文爺騙去要行殺害求老爺
速往解救來總管聽了道這是爲甚緣故你快先走引路我
來了趙武跨上馬先行來總管撥馬後趕部下將士一窩蜂
都隨着趕來巧巧迎着叔實大踏步出來陳奇跟着趙武慌
忙大叫道不要走來爺到了說聲未絕來總管馬到來總管
變了臉道甚麼緣故要害我將官叫手下快與我放了此時